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十六編



模範家庭續編

下冊

上海商務印書館行

(遣)(愁)(集)

八册 一元二角

清初張貴勝輯。內分五十一門。幽錄異。雋永風流。無聊中閱之。可以消。以憂中閱之。可以遣愁。為稗海中之大。

(香)(祖)(筆)(記)

一册 定價二角

王漁洋為一代詩家正宗。出其緒餘。撰為筆記。此香祖筆記乃諸種之一也。仲稱其師法古興會佳。非他種筆記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八年七月初版

(模範家庭續編一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亨利瓦特女士

譯述者 陳觀奕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丙(857)

模範家庭續編卷下

第十一章

越日之晨。海波不揚。一碧無際。汪洋巨浸。中有小舟無數。隨波盪漾。厥狀如鷗。蓋昨夕乘潮而出之漁舟。猶未歸也。忽有一汽船衝流而至。其時波平如鏡。驟被船衝。如匹練爲剪。所破朝暾。初出。照甲板上。閃閃作光。遠望天際。晴靄迷朦。暝天以此慰旅客之心。謂今日天氣。昕夕皆佳。不憂風浪。汽船中旅客至夥。建懋夫婦。卽在其中。頗有旅客。臥於甲板。蓋凡夏日航海。以臥於甲板爲宜。不獨空氣新鮮。卽遇風濤。暈亦弗甚。而是日則微風弗動。萬無眩暈之憂。卽彼海中。飄泊之漁舟。且因此不能張帆。欲歸不得。時則喧譁之聲。忽作。旅客中有已醒。仍臥者。聞聲起視。則一開往倫敦之汽船。從對面來。兩船船主。在舵樓互行敬。

禮來舟一瞥而過此船之中有一法國童子向去船歡祝曰前途珍重更有一紳士曉夢初醒起而欠伸趨謂船主曰美哉此行船主曰尙佳倘稍得風力行或稍速讀者須知海行之客無不畏風者而船主則否能得順風則煤可省矣紳士問曰尙需幾何時可達船主曰轉瞬卽至無何盍瓦教寺之塔尖已在望矣此時強琳夫人已起迴身趨建懋前謂之曰抵盍瓦矣前聞漢湄言此間有一高塔吾已見之汝盍起而一觀建懋曰漢湄安知有塔夫人曰吾料彼必見之於書或聞於人漢湄爲人甚敏殆無事不知者又曰佳哉此行絕未見風波之險建懋曰噫舟倘遇風不知吾作何狀吾在家啓行之先頗以此爲懼夫人微笑曰天下事恆非人意料所及言已卽移步獨倚船欄上時則船已進口關更登船矣忽有一人授夫人以紙片並以德語與語夫人固不通德語者自念曰倘孔思與吾偕行則善矣吾不通德語非覓譯人不可卽操英語答曰吾頗

以不通君言爲歉。孰料其人亦通英語。卽以英語問曰。夫人需旅館乎。吾之旅館良佳。言次。卽以手翻轉所授之紙片。其背片則英文也。上所書者。皆侈述旅館之優點。夫人曰。謝君。吾不淹留於此。登陸後。卽趁火車他往。言已。卽以紙片還之。其人不受。意謂夫人他日回國。或在此羈遲。可居彼之旅館也。夫人乃納之於囊。繼又檢視漢湄所開旅館之單。始知盜瓦以公園旅館爲最。非此旅館也。旣而船中晨餐已備。夫人與諸客會餐畢。船亦傍岸。計自聖嘉德開行。凡二十小時。始能抵此。但以常例論。十八小時已足。今遲二小時矣。或未得順風之故歟。抑潮落時。傍岸不便耶。未幾。旅客紛紛登陸。夫人因建懋步履不便。僱水手舁之。復囑水手僱人。爲之搬運行李。已則先登碼頭。立於船梯盡處。惟埠較艙門爲高。登埠之人。必攀梯而上。當衆人舁建懋出船時。夫人俯首諦視。狀至惴惴。忽有一人撫夫人之肩。謂之曰。何意遇夫人於此。夫人其降自月中耶。夫

人聞其聲頗稔。卽回首而視。則一似曾相識之人。但一時不能記憶。沉思片刻。恍然曰。洪君耶。蓋卽洪海雷之父得樓也。夫人卽與之握手。續言曰。吾欲以君問我者。還質於君。君果從何而降。君非在法國南境耶。洪曰。然。數日之前。偶因晤友至此。言至此而水手已昇建懋登梯。洪謂之曰。步履留意。幸水手行頗穩健。旋昇建懋入馬車中。夫人則立待行李之來。挑夫運物聲至嘈雜。洪問夫人曰。夫人通若輩之語乎。夫人曰。否。法語雖能稍辨。至此問方言。則絕無一語能通。若輩所操者德語耶。亦佛蘭米須語耶。洪笑曰。或佛蘭米須語歟。但吾之耳與夫人同。初不之辨。吾倘攜愛蘭來此。則便甚矣。彼曾謂吾旅行德法。至需舌人時。必念及彼所言確也。夫人曰。吾亦念吾孔思。吾自恨幼時未習德語。卽法語亦不過稍通。洪君曰。吾擬遍遊法國。但不知吾所操之語。土人能否通曉。吾固曾習法語者。然已強半遺忘。非溫習不能應用。又曰。建懋先生過此之由。殆

欲往試溫泉療病乎。夫人曰。然。以意度之。或能獲效。因不惜旅費。偕彼而來。洪曰。吾從前亦曾有言。建懋先生可往溫泉一試。夫人曰。吾輩所以遲遲其行者。俟訟案之結耳。今已結矣。吾敗訴也。洪自六月間。卽漫遊大陸。然於強琳家事。則歷歷知之。始其女愛蘭函告耳。卽慰夫人曰。佳運。且至。幸勿介介。時則夫人之行囊已畢至矣。洪乃偕夫人同詣車前。執建懋之手。而謂之曰。吾與尊夫人久談。尙未與君一語。吾見君於此。何快如之。聞君往就醫。往何地耶。建懋曰。往保賽台。此一洪不俟詞畢。攙言曰。保賽台在爵派兒左近。吾兩年前曾過其地。地有溫泉。吾居其處。可一星期。今甚願伴君同行。爲君嚮導。建懋歡呼曰。君能同往。妙絕。君果有暇乎。洪曰。吾爲不羈之身。欲往則逕往耳。矧吾在此。所事已竣。今日晨餐後。因獨居無聊。散步海濱。觀倫敦來船。初不料君乘此船而至。吾意已決。必伴君行。建懋曰。善。甚。汝之本意。將於何時歸乎。洪曰。歸期本在今日。

客鄉。雖好。然漫遊既久。而家庭之樂。又兜上心頭。今既遇君。必偕至保賽台。爲君安排妥貼。吾再言歸。言已。卽偕建懋夫婦。同往車站。蓋須改乘火車。方能至保賽台也。惟輪船抵埠。爲時已遲。火車早開行矣。直待下屆之車開時。始趁車而往。洪與之偕。火車經行奈壽蘭馬尼林等處。風景絕麗。建懋夫婦。顧而樂之。以爲不負此行。洪在車中。問建懋曰。吾聞海斯東之學生。因學長事。風潮頗烈。涉及璈谷夫人。吾兒海雷。前曾作一長函告我。牢騷滿紙。乞吾歸後。干涉其間。今果何如者。建懋乃舉其所知者告之。且曰。全校因此咸抱不平。以吾度之。則謠傳匪確。裴約翰旣爲校長。當不至違章越理。竟許璈谷夫人。洪曰。倘吾爲學生。彼以學長違章授我。吾必力却。且正告之曰。天下不公之事。無過於此。微獨不公。且有害於我。蓋違章而得學長足引起學生僥倖之心。導之不趨於正。又曰。事與通謨有關。君奈何不窮究其事。建懋曰。吾未嘗過問。洪曰。吾頗有窮究

之意。待吾歸後。倘此傳聞。現諸實事。吾必不能相容。且吾之干涉。較汝爲宜。吾兒海雷。不似通謨。有學長之望。吾干涉其際。絕無毫髮之私。又曰。無論海雷。無學長資格。卽令有之。而彼之爲人。性情平易。無所是非。果爲學長者。必放任學生。不加督責。通謨有剛強之手段。足以表率諸生。建懋聞之。愁苦之心。油然而起。蓋彼在家時。曾略聞通謨與嘉利之語。知通謨之失學長。實因雅壽而然。自念洪或未知其事。然彼此時。卽不知之。歸後。必能盡悉。與其諱而不言。不如質言之。爲愈。卽問曰。君聞雅壽之事耶。洪曰。愛蘭函告我矣。吾頗賀君得此佳兒。建懋曰。賀耶。君言何指。洪曰。吾謂雅壽得琴師耳。彼眞佳子弟也。建懋曰。吾所言者。非此之謂。卽以雅壽被誣事具告之。且曰。君果信雅壽爲有罪乎。洪曰。雅壽被誣耶。設吾爲法官。對於此種不完全之證據。立當注銷此案。茲事後。竟若何。建懋手撫其痛楚之額。低語曰。吾懼其或有罪也。否則必有奇異之隱情。與

彼有涉。洪卽問曰。君何以知之。建懋曰。彼之行爲。令人可異。彼旣清白。無他。曷不質言。彼雖有時言之而言頗吞吐。吾因疑其言爲僞。洪曰。苟疑雅壽則大誤矣。天下固有無可猜疑之人。雅壽卽其一也。彼性格高尚。人頗誠篤。決無此種不正之行爲。建懋聞之。似頗受激刺。答曰。汝言誠是。但彼不自辨白。對於葛羅惠亦未嘗力辨其非。果力辨者。葛亦不至解彼之職。洪聞此言。默自忖度。深信雅壽斷然無罪。彼所以不肯辨白者。殆不惜犧牲庇他人耳。念及此。乃目注夫人。此時夫人默坐不語。面有憂色。洪俯身低問曰。夫人果信雅壽無罪乎。夫人曰。難言也。吾因彼受嫌疑。茹痛於心。似吾四肢爲人所裂。雅壽亦私告我。謂彼實無罪。奈嫌疑未白。何。上帝有靈。必能爲之表襮。吾料雅壽亦惟待上帝之憐耳。洪聞之。自念此中必有隱情。俟吾歸後。當窮究其事。雅壽決無可疑。蓋洪之爲人。頗有知人之明也。乃續言曰。校生謂通謨不能居學長之位。吾兒曾作此。

語乎。夫人曰。學生言此者。頗多。但不知汝子曾否。隨聲附和。洪呼曰。假使吾兒亦附和此語。寧使吾不知爲妙。吾不願此種謬說出於吾兒口也。復顧建懋曰。汝母因此戚戚於心。倘雅壽真有罪者。吾必生啖之。俟吾歸後。吾必視同己事。極力偵訪。白彼之冤。老友汝在外旅行。無能爲力。不必引以爲恨。吾必代汝之勞。建懋曰。愛蘭來函。未提及此事耶。洪曰。彼未言也。彼狡獪如貓。吾倘以書問之。彼或無好言告我。建懋默然。讀者亦知建懋何以默不一語乎。蓋洪德樓之女愛蘭。與漢湄愛情甚篤。雖未訂嫁娶。已相印以心。洪是否贊同。從前未嘗言明。然未加以禁阻。知其事者。則謂二人必成伉儷。建懋固深知漢湄之意。惟以訟已敗訴。家計不豐。誠恐洪不之許。今聞此言。不知其意若何。遂付之不答。洪續言曰。海斯東之人。能有佳兒如汝夫婦者。吾見亦罕。不知賢伉儷以何法教成。夫人含淚答曰。誠然。吾與建懋當百無聊賴之中。恆以此自慰。今日若輩能

盡子女之職。無異兒時。漢湄所入。至微。君所知者。君果料其能助吾行乎。洪聞言。甚訝。舉首問曰。漢湄亦爲汝籌旅費耶。彼從何而得。夫人曰。吾言確也。吾初不料其儲此餘錢。爲吾之助。彼真可愛之兒。洪不答。自念。漢湄頗窘。金何由儲。或者告貸於人。以之奉母。若謂彼因節儉之故。蓄得此金。吾不信也。方沉思間。而火車已近普魯士之境。建懋問曰。此何處乎。洪曰。瞬卽換車矣。未幾。而火車已停。乃僱人昇建懋入另一火車。載之而行。約四小時。火車至站。洪歡然與建懋握手曰。保賽台至矣。謝上帝。此卽汝愈病之地也。建懋謝曰。願如君言。於是復以馬車載建懋。至羅山巴旅館。夫人與洪徒步而行。保賽台爲一小鎮。距爵派兒甚近。而風景絕佳。綠陰夾道。令人神爽。其地有製鏡及製絨線之廠。工作其中者。殆數千人。當夫人徒行時。廠適放工。工人著寬博之短衣。步伐整齊。恍似校中學生。整隊而出者。亦有婦女。衣服皆清潔異常。耳御金環。科頭不冠。挽

髮盤之於首光滑無匹。妙年女郎則結髮爲辮垂之於後。觀其狀似若輩勞力之資足以自給。夫人見之頗詫爲異。蓋夫人曾旅居英國北境。彼處工廠如林。廠中工人勿論男婦皆舉止獷野。語言卑鄙。衣服亦齷齪不堪。而廠中所給之工資且較此間爲厚。何以工人生計轉較此爲貧。夫人且行且思。頗不能解。繼念此間工人所以能如此者。殆節儉之功歟。儉爲家之寶。吾輩旅行者更宜效之。既而行至旅館左近。見有溫泉出於其旁。俗稱此泉溫度之高。在法倫表百五十度以上。有多數婦女就此澣衣。且澣且談。厥狀至樂。且有攜瓶來此挈水者。夫人見所未見。小立而觀。旋即行抵羅山巴旅館。建懋夫婦居此旅館之由。從藍博士之言也。旅館之後有二敎寺。其旁更有一祠。遊人如蟻。有執杖者。有持念珠者。皆異教徒也。迨入旅館之門。則有運動場。場之四周可以散步。旅館之中有音樂隊。樂聲和婉。能悅人耳。夫人身處其間。異常愉快。然夫人所希望。

者在夫之宿恙。早瘳子之嫌疑。早白果如是者。吾料夫人之愉快必較此甚也。夫人與夫所居之室。爲旅館之第二層樓。室小而精。地鋪紅毯。窗幔深垂。色白如雪。起居室之後。卽爲臥室。室設二榻。佈置亦佳。每日房貲合諸膳費。僅五佛郎。建懋因步履不便。不能會餐。獨飯於房。費亦不增。可謂廉極。夫人默自忖度。旅館費廉若此。恨不能令英國旅館之主人一見之也。夫人摒擋行李畢。卽延醫來診。建懋問醫曰。病能愈乎。何時可愈。醫曰。君初病時。倘卽來此。病已早瘳。亦不至感此絕大之痛苦。今病象雖深。然診治一月。功效必見。兩月後當能履地行。不需人閱三月。則行動如常矣。吾言果驗。何快如之。其時洪亦在座。謂醫曰。吾不願君作擬議之辭。須知叨天之靈。又得君妙手。必能如願。建懋微笑。未幾醫去。洪與夫人同坐起居室窗下。建懋則臥於安樂椅中。謂洪曰。天下決無抱有希望而絕無憂慮之人。洪曰。惟我獨否。吾能屏除百憂。不使之近。君今日

亦當如我君養疴於此。當深信宿疾之瘳。近在眉睫。日尋樂趣。舉一切苦惱。付諸烏有之鄉。則此病萬無不瘳之理。建懋曰。吾固信之否。亦不願耗吾之財。間關來此。洪曰。汝以爲耗財耶。旅費僅此。吾頗以爲廉。建懋曰。在汝視之。固覺其廉。吾則力已難任。然使宿恙能愈。則今日所耗者。不患將來無法償還。洪曰。君奈何作假設之辭耶。吾謂君必能獲效。惟君病愈歸國。則保險分行之事。可親自主持。不需漢湄爲助。是否。令漢湄仍爲書記。建懋曰。姑俟。彼時再爲籌畫。洪曰。君無以此爲念。吾但願君及時行樂。轉瞬之間。吾即可爲漢湄謀一最優之位。置建懋曰。確耶。何種位置耶。洪曰。吾此時殊不欲言。但決不相誑。惟願君自攝其身。倘妄有所疑。以爲病不能療。雖來無益。殷憂旣積。藥亦無靈。吾恐漢湄必在保險分行終老。建懋曰。君言是也。洪曰。吾本不願曉曉。但君爲吾老友。俟君病愈。躬親保險分行之事。吾必爲漢湄另謀一位置。決不任其復爲分行之

書記君不必以彼之故念念於心。吾料孔思不久亦將嫁矣。建懋陡聞此言，呻吟一聲，狀至痛苦。洪疑建懋病發，遂不復言。而夫人已知其夫之意。迨薄暮時，夫人坐於室外花下。洪與之偕。夫人因建懋不在其旁，卽低語洪曰：「後此與吾夫言時，幸勿提及孔思婚事。彼與威廉已解約矣。」洪大奇之，驚問曰：「解約耶？約何由解？」夫人曰：「亦以雅壽橫被嫌疑之故。吾頗以若輩爲非。蓋威廉以雅壽爲有罪，以爲娶罪人之姊爲室，與彼之光榮有損。此種謬想，是否出於威廉之意？或孔思誤會，吾不知其詳。但二人婚約，則已解矣。洪心有所觸，恚曰：「倘威廉與吾女訂婚，因莫須有之事而與之解約，吾必向之理論。」夫人曰：「解約之說實出孔思之口。彼蓋知姚氏子弟驕傲之性，得自遺傳，威廉亦不能免。與其勉強成婚，使彼引以爲恨，毋寧解約爲宜。」洪曰：「吾聞此耗，心頗憤懣。雅壽之被嫌疑，誠非細故。竟由此生出無窮轆轤。雅壽曷不親詣威廉，力白其誣，而斥彼解約之

謬。彼。曾。向。威。廉。辨。白。乎。夫。人。面。色。慘。白。搖。首。曰。否。洪。愈。覺。其。中。含。有。隱。情。遂。不。復。問。越。兩。日。卽。與。建。懋。夫。婦。告。別。航。海。而。歸。

第十二章

某。日。羅。蘭。在。事。務。所。問。任。金。曰。汝。何。以。咳。任。金。曰。先。生。秋。風。起。矣。宿。恙。逢。秋。那。得。不。發。今。夏。幸。免。此。患。吾。以。爲。必。因。負。創。之。故。終。日。偃。臥。胸。臆。得。舒。而。宿。疾。亦。已。自。彼。時。至。今。咳。幾。全。愈。此。一。二。日。間。又。不。妙。矣。羅。蘭。笑。曰。咳。之。種。類。甚。多。有。乾。咳。痰。咳。百。日。咳。等。名。汝。之。咳。爲。何。名。乎。吾。當。名。之。曰。寺。院。咳。意。蓋。譏。其。前。在。寺。中。負。創。也。任。金。曰。然。恐。吾。將。來。結。局。卽。爲。此。病。羅。蘭。曰。吾。亦。嘗。受。風。而。嗽。汝。之。咳。乃。甚。於。我。汝。果。以。爲。憂。乎。任。金。曰。否。前。亦。憂。之。近。已。恍。然。而。悟。知。生。命。之。權。操。之。於。天。天。之。待。人。皆。善。意。也。其。時。羅。蘭。方。慵。坐。案。頭。取。吸。墨。紙。蘸。筆。畫。數。烟。突。於。上。更。畫。濃。烟。由。突。而。出。聞。言。卽。曰。善。意。耶。倘。天。不。永。汝。年。亦。善。意。歟。任。